



書目匯纂

孟子

二

仁12
2673
24-12



仁12
2673
24-12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

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按俗樂玉下節齊王以孟子故方自言出其與暴言自泛說音樂○蒙引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按此自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是疑辭然亦不必遽云有妨於治

大正十年五月廿四日
岡本巴七氏贈

蒙引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故他日見於王而自發之按甚即舍與民同樂意庶幾即舍可王意近於治非是謂僅能治其國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東陽許氏曰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

直言之○按下節孟子言今樂猶古樂不過因齊王有好樂之情而借是引之以與民同樂耳實則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自是相去天淵濂溪周子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此自是正論齊王於好先王之樂則曰非能於好世俗之樂則下簡直字胸中似亦微見得此意此其所以變色也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按孟子與莊暴言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只

是概論其理耳此方是緊對王之好樂而以甚字引進之以庶幾歎動之王所爭在樂之古與今孟子所爭只在好之甚與不甚好之不甚雖古樂無以愈於今好之甚則今樂亦無遜於古意只在引王與民同樂好樂不過借作一話頭以發齊王之問耳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蒙引可得聞與

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按齊王方以世俗之樂為慙孟子云今樂猶古樂

覺得今樂中亦自有箇甚有箇可以庶幾底道理王所以
 亟欲聞之○翼註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
 與眾然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按此處眾字固不指
 百姓然意已隱隱引到百姓上去後文與百姓同樂即與
 眾樂樂之極致也但一是就樂上論一不專是就樂上說
 耳○輯語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着民字來民字又
 跟着獨人少眾字來故通章關要全在此節孟子機鋒入
 處亦在此節○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
 得○或問小註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
 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者吾特導之使自
 耳見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說統上文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
 是啓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
 本按孟子為王言樂意不在言樂也看下一節言獨言同
 都結向民上○紹聞編樂者樂也和心之暢也眾情之通

也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此人之常情王之所
 不能異於人則可以言樂矣今王鼓樂兩節一則獨樂者
 如此一則與民同樂者如彼孰樂哉上文兩箇孰樂字指
 點出甚字之意下文今王鼓樂兩節又要見得出箇孰樂
 之意知與民同樂之為樂乃所謂好之甚
 也按臣請為王言樂正是前後文脫卸處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

也蹙子六反頰音遏夫
 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

趙氏惠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音樂○管籥笙簫遂之

屬籥舞器詩籥舞笙鼓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又周禮笙師掌教吹籥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為節非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慮聚也頽額也無音而但執之也

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

纂疏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

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旄為王者旂車之所建也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按此亦想當然耳須知只是為鼓樂作一觀筆摹次情景不必過泥○蒙引疾首蹙頞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上帶聞字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

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語類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存疑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辭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鼓樂也曰庶幾曰何以是欣幸之辭不可於中間貼不然二字作自相問答○集解看此節便是甚底樣子要與上節兩兩相形見王猶是王百姓猶是百姓而民情頓異一則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四境皆愁慘之形一則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兩間皆太和之氣一舉字相對照正是獨樂同樂兩
 邊盡頭處○先有同樂不同樂而後各有上段憂喜情形
 兩節都是倒裝文法故序次都在空際描繪情景動齊
 王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是平日有實政在○吳省菴
 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比便疾首蹙頞則雖好
 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
 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按此廻顧今樂猶古樂
 於文義亦得然此兩節一反一正孟子亦只渾舉大概而
 言不必復沾沾今古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

幾者如此精義尹氏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

○集解上二節只槩言甚不甚兩端此節方實勉齊王與前好樂甚則齊其庶幾相應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王之

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按與百姓同只是
 推好樂之心不必粘好樂之事終言則王乃見得前面兩
 言齊其庶幾所期○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
 望於王者不淺

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

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

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

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

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

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

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前漢禮樂志黃帝作

咸池顓頊作大莖帝

魯作五英堯作太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
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
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太章章之故孟子告齊
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

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或問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

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

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

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

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

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

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按精

義楊氏元本其上云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

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

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和則

氣和氣和則天地之應之矣下乃言使人聞鐘鼓云云

則楊氏之說雖以為孟子姑正其本而今樂古樂之異固

未嘗不先與揭明○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
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君者○朱註發明
總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所謂先正其心也又不在去

其所好而在公其所好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當以

道心為之主也此孟子見理精細處莫看做逢

世之言好勇好貨好色章皆當以此意觀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蒙引蕃育云者度閒曠荒野草木自

而吾時獵取之非惟以為逸豫之資地使得以生聚長養

而祭祀賓客之需亦於是乎取焉古者四時之田皆於

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

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六 敦復堂

之後也與述朱三分有二只就人心歸附說文王未嘗無

不曾說煞後人何必泥○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園

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園如此蓋

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祭雉得往知其傳謂古

然也按此說亦只是想當然大指所重正不在此

書語類問文王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

主在風齊宣王耳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

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慶源輔

氏曰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

其然否也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

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按此章義指亦只在與民同之文

囿原非所深論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條辨若是其大乎時解謂是欲援文囿以

後作此驚異也齊王本因民以四十里之囿為大則文王

之囿其大更過於齊囿安得不驚異作自解反無味矣愚

按自解意自在下一重○說統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

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民

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并其大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

敦復堂

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

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 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

見聖賢舉措之精密也蓋居是邦則當循是邦之法入境

而問焉理之所當然也理之所當然者聖賢未嘗不然其

文理密察旨意深遠學者不可 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

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精義尹氏曰文王之

與民同之則是害民而已矣存疑國之有禁昭示臣民

民豈不知特為民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似於不知耳○

小民見利易動私其麋鹿而因以殺身則是以麋鹿為餌

以圍為阱也○說統為阱於國中一句最重正與與民同

之句對看按國中何至有阱阱何至方四十里孟子為齊

王特下此一險語分明見得聞禁之初便搖手相誠動魄

邊人欲存中

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

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 慶源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 而無較計大

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

能已 語類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寬洪惻怛也便是小國不恭也撓他不動○蒙引寬洪故能含容人

敦復堂

驚心其視文圍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而民情之所由

異固不待辭之畢矣○新安陳氏曰前篇曰民與此為阱

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圍一

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

邊人欲存中

天理而已

不恭側怛故能於人之惡而不較。○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已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

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

尤不敢廢。語類問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日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

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四書通本文：大事小事，大字集註則曰：大字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

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

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

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說統仁者惟見理不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在已，智者順其勢之

在入以大事小事以心。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詩言以小事大事以禮言。

八章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言大王初遷于岐，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

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至此已為文王之時矣。容之度內矣。按語類又曰：昆夷事不可考，即照註據此詩亦只宜就文王而言。大王事不必牽合，又考鄭箋即以入。○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吳語：越王句踐世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精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潘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吳。是句踐乃以美玉寶器令種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

之利也卒赦越罷兵歸。紹聞編戰國日尋干戈豈復知交鄰之有道宣王此問亦其足用為善之一端也孟子告之其大者則當處以智者之道其小者則當處以仁者之道此外無餘法矣。越句踐與大王處心用意亦自不可同日而語孟子姑取其事以爲以小事大之一證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

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慶源輔氏

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尊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天此坤之所以承乾也。條辨理勢亦可分言若單言理則勢在其中天者理而已矣勢之不得不然即理之不得不然初無兩箇按上節註云智者明義理識時勢蓋亦惟明義理者爲能識時勢也。語類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

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自然合理故曰樂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爾

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

文集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

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天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曰得之按大概固如此然本處只兩開說不必屑屑較量。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可得而聞乎曰子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慤慤而厚郵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
 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不事大而不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
 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大主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
 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丟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主
 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
 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
 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
 已說統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
 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天翼註樂天畏天天字即是上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矣
 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
 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入之善
 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
 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溯源便見天下

之國天下之民皆在天心仁愛中原無大小強弱之別仁
 者交鄰與鄰國君民若有些子間隙便是私意未化亦與
 天有些子間隙便非樂天者矣故知樂天者保天下之氣
 象只是與天齊準耳存疑包含徧覆二句還在樂天內
 以下制節謹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四書
 度二句知之通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
 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
 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禮而
 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詞之精密如此語類問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氣象規模如
 此按兩保字一是容保之保一是保守之保精言樂天
 者雖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萬物一體直欲使人各得
 其所無此疆彼界之殊天下之人何所不容宛然天覆地
 載一般所以有保天下氣象不惟其心體如此其事功亦
 如此畏天者兢兢自治不敢挑天啓實實能治其國
 家利其民人令強大不敢乘所以有保一國規模都有實
 事實事即在氣象規模上見此不以效言效又在後一步
 敦復堂

○看來氣象規模四字煞有分別仁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雖治一國天下皆在其度內其氣象足以保之也智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其規模僅能如此虛齋謂氣象無迹而難量規模則有限矣甚是○條辨保天下只在樂天者裏保其國只在畏天者裏是箇樂天者自有保天下之氣象是箇畏天者自有保一國之規模非既樂天而後保天下既畏天而後保其國也○文集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按此條須通下節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時是也或問畏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時是也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

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雙峯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合訂引詩只斷章取一畏字證畏天者保其國而樂天者之保天下可知○按本文自此以上言交鄰之道在樂天畏天自能保天下保其國為仁者智者事小事大之事孟子所以告王者止矣後又因王以好勇為疾而進之以大勇進之以安天下後來說書者遂牽合仁智勇謂勇固無妨於仁智而仁智亦非勇不成於義固可相通而立言要各有當看總註自明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慶源輔氏曰齊王惟其好勇則但欲辟土地朝秦楚爭城爭地以刈其人民故不能知事大之禮又不能行恤小之仁○輯語齊王當日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為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隱然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

見矣。故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為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齊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按此條通徹前後，以立言竊謂以後文回顧前文，則可蓋孟子本因王之以好勇為辭，而以好勇進之。安天下與保天下，自是一線上事。至以前文預透後文，則孟子豈逆揣王之意而云然乎？但謂其理自相通可耳。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

按齊王方自謂寡人好勇，孟子接口便道：王請無好小勇，直是隨手頂門一針。

見好勇非疾而勇之小者，乃真為疾也。夫撫劍二句，小勇分明畫出一小勇模樣，斷以敵一人所謂技止此耳。

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繁疏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旋澗，故謂之小義理所

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按王請大之，則不惟不以為疾矣，好勇者王則大之亦自在。王耳之字內，意舍不盡，即謂隱攝智仁亦可。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

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辭。

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

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

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

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興師以侵阮是篤厚也祐福也對

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條辨文王之怒不過過密人

于天下以密畏則天下之大者無不畏阮懷則天下之小

者無不懷也未句安天下之民正從對于天下句生出○

精言詩詞三以字疊此文王之太勇也吳因之日此文王

說趨重對于天下句此文王之太勇也之勇也氣脈從寡

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

勇但此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下節同○翼

註本文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新

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出一怒安

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按一怒

字最宜着眼言文王止一怒耳而天下之民舉賴以安則

其勇之大可知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泰誓本文云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

有越厥志○或問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

何者為正曰古者詩書簡策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

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

可以一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按寵

概論也本上作之君作之師而言直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

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此上五句概論天所以作之君

師之意凡以助上帝而佑下民故寵異之如此也下二句

方是武王言其自任之意所以承上帝而盡君師之道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以除無罪者我得而安之以救我既

敦復堂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

按饒氏謂越志指民

而言蒙引謂不但指民凡諸侯卿大夫有稱亂者皆愚謂此誓師之辭當是即指紂但未顯斥耳

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說統一人二句是孟

子釋書詞暗指紂說翼註一人泛說不指紂條辨孟子正是因書詞只大概以天下自任而於伐紂安民事未說得

實故找此二句以釋其意見惟其有罪無罪皆在武王故紂之一人橫行於天下正有越志而為有罪之大者所以

武王恥而誅之此武王之所以為勇也一怒正指誅紂所以能安天下之民

○按末句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見不獨文王為然自古聖王皆如是王請大之踵相接矣一亦字是前後關捩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

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說統亦字承文武來所謂王請大之

者如此○南軒張氏曰方戰國之際斯民之憔悴於虐政亦既極矣顧乃於此獨不一怒而區區於尋干戈較強弱

不亦悖乎使王慨然以天下為公不狗血氣之私而篤救民之志則王政將以序而舉不期於求天下而天下歸戴

之不暇矣按王政以序而舉方是安民實在處若無此則安天下之民豈真專靠一怒○輯語此數節與好貨好色

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為志也○按民惟恐王之不好勇掉尾恰與寡人有疾二句

打一照面極欲動之辭却○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正關閉得甚緊須善會

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紹聞編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卹小事大以交鄰國此章答問之本旨也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則因王有好勇之言而進之也合而觀之大勇所謂仁者之勇也小人用壯

君子用罔非能勇者也大勇者所謂仁智勇兼之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難與言乎義理之正不智者不明義理而不能免乎血氣之私此其所以不能勇也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然則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愚按此章義理前後固自相通然亦不必苦苦膠粘看總註只

用兩開說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

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

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雙峯僊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

之論大槩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

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

言人君能與民

同樂則人皆有此樂

蒙引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

也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

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

而已也

四書通觀集註非但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此與梁惠王所問賢者不同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

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孟子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富與賢者共之也可見兩處賢字不同○紹開編時宣王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自以為能待賢者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曰有者謂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已

故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集註云云皆人不得則非其上
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大全輔氏說非是
愚按惟末一句非但當與賢者共之是回顧有字意○蒙
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
一箇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
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與民皆非理也蒙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按所謂陰助

者乃是借上句作襯下句乃倍為有力耳看下句着一亦
字何等斬截○條辨因上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以太說
緊下似有以以下訕上之嫌故又開一句見不得而非其上
與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皆為非理道理方平允按理固
如是然語意只是將上一案坐他一箇
不是便與撇過以下只并歸一路說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

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

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

則民亦以君之憂為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
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權忻愉疇疾痛舉切於吾身
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
得也○集解此承上與民同樂言言樂併及憂者蓋能同
民之樂未有不同民之憂原非兩事也樂民樂即所欲與
聚意憂民憂即所惡勿施意樂其樂如為臺為沼憂其憂
如急公赴難俱有事實在各上句是上之所施各下句是
下之所應玩兩亦字兩其字原以君為主下句即歸併上
句雖分說而實合說也故樂以天下二句只跟上四句說
下憂樂字屬君言天下字兼君民言惟其本同故統之曰
天下孰以之則君以之也言人君以已情通於民因使民
情通於已是其為憂為樂不是以己而已而直以天下矣○

愚按上四句猶是作兩層分說遞說顯然以君為主到此二句直歸併合一渾然太同是天下一家中國下人氣象無復有民樂民憂其樂其憂之界分矣而究其所以然則惟與民同樂之君潛可默運有以致之故兩以字語氣雖極渾成然正須與坐實方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徒認作過麻語便少氣力矣○輯語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按此章太指在引王與民同樂其義到此節已盡下特舉齊國故典以告之欲王聽其言而諒其心直至結尾方與一句逗出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

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景公傳曰轉附乃太公之墓即武陵也朝

舞乃桓公之墓所謂穆陵是也○通考二山遵循也放至

傍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云遵海而南

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地理志齊地觀遊也或問小註

往事欲其效景公悅晏子之對而行在已之意引景公不

重景公重晏子看畜君句自知撥固是重晏子然以景

公能悅其言故述此以諷齊王則景公亦未嘗不重○蒙

引景公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然至

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與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於轉附

朝舞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條辨比先王觀而以何脩

為問這箇意思甚好所以晏子歷舉先王之法如巡狩述

職省耕省斂皆是要景公有所脩以比於先王處○精言

比於先王觀固是好意然本意却是要去游觀晏子既以

先王告之復詳陳今時之弊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畜

君若但有志先王觀今也不然以下說他何為○說統景

公志在遊觀本是佚欲孟子引之却重先王二字上只是

引王法古不是要他法景公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

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

之職也

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王制歲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

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日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太行人十

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賔而見之。○百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

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

孫疏述職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

慮是也。○每十二月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皆所以撫邦國也。○纂疏巡所

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按此周制也論時王之制當主周說

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愚按日巡狩日述職重其名正重其事也又申之日巡狩者巡所守

也述職者述所職也此非徒以解釋名義正見得所事如

此鄭重故天子不得不適諸侯諸侯不得朝於天子所

過名山太川未嘗不見以為觀而先王之觀乃無非事者

緊對景公先王觀之問以此嚴重之句束上二項如鐵鎖

重關下省耕省斂乃是另起一意又鞭上一重故而又春

註用而又二字貫下若斷若續節節為畜君起案而

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

孫疏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助之。如周禮旅師春領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事不足者則補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是也。○蒙引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諸侯自舉動亦無不勤恤。輯語二句。因論遊觀而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仁政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在。○省耕省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按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

病其民也。

蒙引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吾王病其民也。蓋畿內之諺也。○上言巡狩述職只說得非無事而空行說不得恩惠及民恩惠及民須是補助不足故夏諺只帶省耕省斂說。○存疑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

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逸樂也。二句

疊言咏歌之體也。○說統遊豫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

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字甚活。非必限定遊

下被惠曰休。○條辨一遊一豫兩字。甚活。非必限定遊

豫才為諸侯度。見只一遊一豫耳而已。為諸侯度矣。言外

正見無事不可為諸侯之度。是感恩戴澤欣喜無已意。○

精言先王愛民有加無已。常時富教經制深仁厚澤固不

待言。偶一出游。定有非常恩惠。所以被其澤者。從而歌咏

之說。為諸侯度。見王狩述職省耕省斂。又是不止取悅一時。○

無非事者。束上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又是不止取悅一時。○

而。又另起。未敢無事慢遊。以病民。迴應無非事者。對

針下文。○徐思曠曰。景公意在遊觀耳。晏子却借他欲比

先王。因而進規。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瞞瞞民乃

孟子集註本義滄桑卷二 梁惠王下 二 敦復堂

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明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糒之屬

集解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則師行糧食自所不免使出以正何病之有惟

是後來諸侯慢遊是好夫征之擾民實供之供億之費民

實出之使民奔走疲憊飢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民困於

極矣乎明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

勞而起謗怨也讒是謗慝是怨眊眊是怨見於色胥讒是怨見於言因其有謗言而知其有怨心是

兩層仍一申說

方逆也命王命也

輔氏曰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

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若流如水

○凡物員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格詔令也

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

紹聞編言其徵求之多則飲食若流言其

慢遊之事非二

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

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饒氏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愚按到得為諸侯憂

則又不止於虐民而已正節節與上文相反方見得一是先王之法一是今時之弊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

雙峯饒氏曰此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

則兼述其事

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

上蒙引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

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

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翼註田獵者蒐

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者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集解此固是釋其義亦晏子痛恨其弊而極言之見此等事為害不淺斷不可為。黃君意尤極警切。○精言遵海而南放於琅邪便有從流上下意觀於轉附朝舞便有從獸無厭意而樂酒無厭可知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

愚按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關閉得密偏撥得緊不是姑聽其自擇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輯語惟字兩邊說是逼法

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逼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着力不得此句偏撥更狠非謂但憑君做也。○精言前路已將二者得失指陳分明此處不消更下斷語早已法戒昭然逼上正路。○愚按結此一句正對着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畜君好君和盤托出矣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紹聞編景公有感於

晏子之言轉附朝舞之觀不復行而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集解說字重看三句俱從說中來戒而曰大是逼示曉諭之意出舍是欲便於省民註兼言自責者自其不敢燕居深宮言之也興發曰

敦復堂

補不足者想是時適當春耕也此景公從前未有事太師故曰於是始以見惟晏子之言有以說之故能爾也

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蒙引君之說臣只從上文景公以其言見於行事則晏子之說景公又當何如可想見君臣相說矣樂有五聲三日角為民

四曰徵為事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巡所生述所職省耕省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

招角招也或問楊氏之說如何曰可矣然未有以知其說之為然也秦龍光曰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蓋宮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商聲次濁故為臣角聲半清半濁故為民有民而後有事徵聲清故為事有事而後用物羽聲至清故為物至於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羽則但以濟五聲之不及故不比於正音而其象亦無專屬焉大抵五聲為正二聲為變缺一不可成樂景公作樂而係之以角徵或亦錯舉為名如魯史錯舉春秋之例此朱子所以謂楊氏意雖巧而未

有以知其說之為然則固不得指煞命名之義獨於民事有取矣愚按龍光因或問之說而引伸之固為不苟然觀集註仍引用角為民徵為事則於楊氏說未必不終以為然也○蒙引每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角

招固各兼有五音此云徵招角招者又是箇大角徵也蓋五音旋相為宮○當是以徵角各調而五音自旋繞於其中即謂從民事招舜樂也孫疏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皆以取義固無不可

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按民事之說自注疏已然仍之可也○蒙引當時招樂在齊景公益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招○蓋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子子述事之言當孟子之時此樂蓋猶在故舉以實之其詩

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按詩曰何尤與樂言相說正兩相對照孟子釋

心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

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輯語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住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尹氏曰君之與納諫如流奮發有為意尤隱然切至

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

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按結尾用尹氏說仍打轉前文此集註深體孟子言外之意而深惜其言不能如晏子之見用於景公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

遺址尚在或問說者或謂明堂齊王僭禮之所為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

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

侯又不當居之也慶源輔氏曰此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條辨人皆謂毀而王不毀來問孟子意在止而不毀可知但王之欲不毀

意欲僭其制孟子之勸他勿毀欲使思其義則意實各別也○文集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

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小東之北為青陽左小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

明堂左小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小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小西之北即北之西為

總章右小北之中為立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立堂右小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立堂左小北之中為太廟太室凡四

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小右小則青陽之左小乃立堂之右小明堂之右小乃總章之左小也總章之右小乃立堂

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
既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
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
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馬氏曰王者嚮明而能
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諸侯統天子巡狩四岳朝
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

山之下有明堂其制久矣宣王豈不知是周家朝諸侯之
處未必無歆慕之意故孟子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
歆慕處引他行王政上去。○不論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
齊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
進之詞。○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
事。○輯語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王者二字是責難

語非張大語。○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
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
別種聖賢何心。○視天
命之改與未改爾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災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
反哿工可反災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治岐所行
却是王政。○輯語上文言王者之堂言行

王政至此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
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

梁惠王下 二 梁惠王下 二 敦復堂

三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為榜樣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况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上策雖岐封百里時勢危急惟此可以圖興非大平迂論下面舉公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劉古公亦是此意

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

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

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條辨九一當是大概說仍商家

或九一之法不行而文王行之非必商家本七十畝而文遂更定為百畝也註但就周家百畝之制言亦據孟子所

告滕文之法而釋之耳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

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

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集解仕者指其先

祿是恩及子孫之無能者故註補出教之官之兩層其理乃足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

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

商賈之稅也。關以行旅言市以商賈言註槩言商賈者澤

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蒙引澤水所都處

絕流而漁故以為魚梁也。周禮山林川澤悉有厲禁禁民之不以時取而此之無禁不禁民之取也孥妻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安陳氏曰世祿善善長

編大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天心也。按此五句王政之大綱士農工商以至賞善罰惡具是矣

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

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

為先也雙峯饒氏曰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蒙引先者重之也非謂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

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種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蓋必加厚以恤之也按此文王老幼

幼幼必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書言不敢侮鰥寡又曰惠鮮鰥寡其加志於是可知○趙氏惠曰鰥愁悵不能寐目常

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也按趙氏惟此釋鰥字為有義餘釋寡孤獨皆近鑿故不載

詩小雅正月之篇此大夫憂亂而作其卒章曰此彼有屋

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苟可也榮困悴貌詩言亂至天是極苟矣富人哀此惇獨

猶或可勝榮獨甚矣其可哀哉此詩與文王無預引之以見窮民所當先之意也○按此以上因毀明堂導行王政

引文王以證之通節俱要切定治政發論方是所以開導齊王正意止此下乃復因王疾而導之以貨色同民見王

政之無不可行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橐

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餼音候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愚按齊王

言之善不過以好言相謝而已本自無意於行被孟子頂

門一針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不覺無言抵對只得說

出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却又被孟子說好貨不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王更覺無可藉口只得又說寡人有疾寡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 梁惠王下 敦復堂

大。好。色。以。爲。此。言。一。出。可。以。謝。絕。孟。子。矣。不。料。孟。子。所。以。引。導。而。王。終。無。意。於。行。乃。真。未。如。之。何。也。他。日。至。直。斥。以。四。境。之。內。不。治。王。惟。有。顧。左。右。言。他。而。已。貨。色。兩。疾。皆。非。真。疾。玉。之。本。疾。只。在。不。行。此。孟。子。洞。見。癥。結。處。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
周本紀后稷之與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傳至不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再傳公劉立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乃遷邑於邠百姓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
詩大雅公劉之篇。
凡六首章也章首云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而治田畝既富強矣思和民而顯其積露積也
穀堆
餽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餽糧也哉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

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邠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專儲峙之富惟能推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也以此推之非公劉好貨而推已之心以及民不能其實不見得公劉好貨處按此正孟子引言之妙也。條辨孟子於詩詞之下特着故字兩有字然後字以見若不有則不可以啓行則平日之所以謀民之積貯者當何如此中便即存王政在按此即是鞭辟齊王要他力行處於王何有亦隱隱回顧章首勿毀明堂。精言公劉好貨同民在兩有字。字太王好色同民在兩無字。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

孟子集注本義匯參 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敦復堂

字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

也愚按齊王節節以有疾為自己不行出脫孟子却即大節節就他有疾偏授他行針鋒緊對不留此子空隙大

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

王業其首章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所引即其次章也古公大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纂疏當殷未時猶尚

質故亶父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

下岐山之下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公避狄之難以早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東行而至於岐山

下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胥字共居也曠空也無怨

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西山真氏曰人君豈能無

如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紹聞編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中無此說乃孟子以

理推說之也後世之君好色未有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

夫者精言詩原無太王好色意故將引爰及姜女而先提愛厥妃於前詩亦原無好色同民意故既言爰及姜女

而復補無怨曠於後詩言爰及姜女只是流離播遷保其伉儷耳却從此想出民間一無怨曠則其平日所以保

聚民之室家者何如當是時也有無限歎想與上文故居

者云云具見孟子言詩之妙或問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

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語類問孟子以公劉太主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

以好貨好色。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主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太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辯。精義尹氏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按所引公劉太王文王周家世德相承。其時皆未嘗坐明堂朝諸侯也。而所行莫非王政。而卒以致玉最

是孟子善於諷誘齊王處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

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

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

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

本胡五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即公

峯之說王與民同。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即

王自以為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相去

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

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慶源輔氏

曰不直禁其好貨好色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太王之事推已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已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太主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哉如此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

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已復禮之端即所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

輔氏曰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此及也集解託妻子只是以衣食託之非必以妻

時不知比反則知其凍餒也則如之何就友言棄絕也而孫疏言當棄絕之不必與為友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周禮秋官

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註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集解士師為諸士之長諸士失職刑罰不當皆士師為之不能治士已罷去也疏謂不能率屬以正刑也則如之何就君言

言當去之而不可與為士師也○說統此章專為四境不治發前一節全要摹寫他有心之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出來○不盡友道則棄是原情不盡臣道則已是議法即此便是四境不治底斷案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
 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或問小
 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一路逼趨上來最為巧妙
 乃竟置之不答則憚於自責恥於下問矣何足與有為哉
 ○四書通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
 之誠○南軒張氏曰為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
 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
 矣夫受友之託其孥而凍餒之是負其託也為士師而不
 能治士是曠其官也友之負託士之曠官則王既知之矣
 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
 責與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
 有護疾忌醫之意故但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
 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
 則豈不庶幾乎○按四境之內不治自是承上二項因王
 之明而直刺之然語氣只大槩冷諷看他疊下三箇則如
 之何一似普例閒閒評論不着齊王身上然齊王正在應

聲如響至此不覺為之語塞矣顧左右言他只是借以亂
 孟子之說若罔聞知者然沈無回曰人悔則不暇顧慚則
 不能言王顧左右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趙氏曰言
 他之矣此尤說得出齊王之不足與有為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慶源輔氏曰各

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
事則其身乃安按總註只大概言之而本指自見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精義呂氏曰世臣

之類○集解累世勲舊蓋其先世有大勲於國而又親臣
代有聞人如商有伊陟象賢周有召穆公虎之類

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慶源輔氏曰謂腹心之
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

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

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輔氏曰齊之為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

高大之木亦故國所宜有但所以為故國者則非以有喬木而以有世臣也按世臣亦只是箇引子語意在從世臣

轉出親臣故才說世臣便緊接王無親臣矣無字正與上有字相對照矣字語氣極森悚下復於王之無親臣痛切

言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

况世臣乎蒙引昔者所進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

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槩謂

之昔者而此釋為昨日何與曰此對下句今日言也按此只甚言其時之近其進其亡越一宿而漫不加省其為

不慎可知此孟子欲語王以進賢之道故特見而告之進賢原以為民必從故國說起者世主縱不知有民莫不

知有國故以故國引起世臣以世臣引起親臣喫緊在王無親臣言其忽進忽舍所以發王之問而箴之以不慎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慶源

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蓋宜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擇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

初也○按齊王此問原是暗藏兩面問何以識其不才便是問何以識其才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便是問何以識

其才而進故孟子緊就他對面一重說却以慎字換他識字蓋識不易言而慎則人可自盡也○司馬溫公曰為治

之法莫先用入而知人聖賢所難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

在至公至明而已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輯語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為難識也知人而

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存疑如不得已須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着落

然後看如字如有箇人已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入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非真不得已

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亟向前日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蓋這人本是已要用底初若已不欲用因他

人要用我不得已而用如此遲慢留難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再四遲遲慢慢有似於已本不欲用逼於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一條即如不得已意將使

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之故註義甚明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

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

謹也條辨細玩將使二句有兩層意蓋就當下而言賢未進之前卑也疏也今一進之則將使踰乎尊踰乎戚

原非禮之常本是不不得已之事自當持以如不得已之心而安可不慎就日後言則今日所進之賢已居尊者親者

之地矣若又不賢則後又將有踰尊踰戚之事是非禮之常原非不得已但可以偶見而不可以常見愈益不可不慎

孟子言下含有此兩層單貼後一層說者非是○愚按集註禮之常也下用然或二字虛轉則以將使為預探後由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上去

聲

梁惠王下 敦復堂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

其蔽於私也。文集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中書門下之

比云爾爾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長之類孟子之言但欲齊王審於擇入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

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旨也。輯語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亦

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精言於賢曰未可於不可則曰勿聽下字死活不同此

亦善善長惡。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惡短之意。

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

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

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

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

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

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

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條辨以此一箇人左右未可

諸大夫未可直至國人皆以為賢而後察則此一箇人已

合朝野上下皆以為賢矣如此而後察則察之倍有力如

此見賢而後用則用之亦倍有力。○按本文疊下兩然後

上然後統承左右諸大夫說下然後則緊跟察之說曰察

曰見舉自古所稱詢事考言克知灼見所謂進賢如不得

如許精心妙用都包在裏許慎之至也。○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

已者如此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眾而察之

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

親信之臣也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

之以進賢如不得已蓋就方進之時說不進則退矣非退在位者也○按此即兼及識其不才而舍亦所以對王之問也然大指自重在進一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蒙引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按註義自

是帶說○南軒張氏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之公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精義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楊氏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

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入去入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公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終必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王或菴曰上節因進賢而并及去不肖其慎亦然此節并及於誅姦邪其慎亦然以進賢正意論之此二條為餘意以人君用人之道論之此二條正與進賢相輔蓋所去所殺而不出於慎則或以賢為人嫉而讒害者有之宜去宜殺而不去不殺則或為賢人之害而不能終其用者有之故此亦皆與慎於進賢之意相輔而行孟子所以并及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總是好惡與民同故可以為民父母○集解如此二字若概信用舍刑殺

只講得父母職分須緊從如不得已其難其慎全為體血
民隱則父母之本心太用俱出味如此然後字蓋難之也
○引傳好惡同民故可為民父母原只渾說而以本章本
旨合之則進賢為主○立國本以為民人主惟能為民父
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
國脉正與章首故國相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
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集解此問便有下文可乎
二字意在不然放桀伐紂

不待問而
知其有也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可乎之疑緊貼湯武身上說古來臣
弑君者不乏然人必加以大惡之名

而湯武行乞反以為聖人則是世之所大
不可者至湯武而獨可也故以可乎為問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語類賊仁者無愛心
而殘忍之謂也賊義

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
於所行處傷其理日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
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別蓋
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
則太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
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
傷者小尚可以補又曰其實賊義便是賊仁底但分
而言之則如此○新安陳氏曰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

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一夫

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

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蒙引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天生民而立之君欲其主張此綱常所謂皇極主也。今既賊仁賊義則人道絕而自失其所以為君矣。故湯武之兵謂之為天下除殘賊不謂弑君也。○按深警齊王是警其不為仁義非必警其有無周之心蓋齊王之問意固在疑殺君之不可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

免於篡弑之罪也。四書通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

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說統君必如桀紂方是一

夫君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即此便有扶植綱常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

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吳因之曰首看為巨室三字便有深意正借此影出為國家底意思為巨室不可不求大

木正照為國家不可不任賢人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蒙引勝在謂大

木勝巨室之任也非謂工師勝在本姑且也言賢人所學

文是以大木譬賢非以工師譬賢也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蒙引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敦復堂

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為吾所欲之功利也。○條辨壯而欲行之欲字中含兩意幼而學壯必欲行其所學便是幼之所學便是不肯改變此對下姑舍所學之舍字看○精言不肯小即不肯舍無兩層但上下文相對看却有兩面○則何如與前喻意相呼應言任木則欲其大任賢則欲其小是何故也王喜王怒王曰正相照看○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必齊王嘗有此言故兩節提出作骨此孟子見王本指也按齊王亦不必果有此言却未嘗無此意即作孟子與上文一例設說自妙○精義尹氏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為於國蓋類是也○蒙引前段是譏其不任賢下良是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視國家為何如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兩段意自相呼應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鑿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

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條

辨雖萬鎰應作價重而王貴愛之之意說約所謂物重則不得輕與人也是也若如蒙引因對國家看謂其價直之小便與必使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語氣不順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語類問集

註不敢自治云云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嗟哦○按上節在賢不如在木此節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人情未有不愛其國家者只因其不知在賢所以知其不知愛國也話雖兩重意却一線總歸到不能在賢上故後譬只是申解前譬看本文兩提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可見○紹聞編末句言欲賢者舍所學而從我無異於教玉人彫琢玉也玉人自能琢玉無俟於教賢人自有所學當使盡其用而惟彼之聽不當使從我也

按此最說得語意分明蒙引欲將教字當使字一例看不知使則聽其所為教則欲以人從我如何可作一例斷不可從○輯語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不如只在一教字較出○說統治玉而自教彫琢鮮不壞玉治國而教賢人從我鮮有不壞國家矣教字着力有把持牽制意○精義楊氏曰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言如此

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

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輯語孟子教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

欲孟子為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為是非泛論用人當在能不當在不能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齊人伐燕事

齊湣王則已與孟子本文不合又載孟子謂齊王曰此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則真勸齊伐燕矣孟子尤斷無此語故不敢載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按伐燕為宣王事此

書已明載之不必援史記諸書為疑仁山金氏論之頗悉已附序說○何氏曰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

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按齊王以勿取陪襯取之以人力轉出天意然後以必有天殃將不取撤過注定取之姑用何如二字探孟子之意見得除取乏下策別無可商殊不思齊之勝燕特乘燕之亂以倖勝耳且不可謂之人又安可謂之天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閔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

哉

或問小註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耳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按張子二條其一已見集註其二蒙引云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蓋宣王取決於天意幽而難知孟子取決於人心顯而可據○徐儆菴曰宣王之意在於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孟子之意在於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愚按若非此意則語次當先文王而後武王矣○說統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意也引文武只做箇證驗不必深為別白按引文武只是論其理如此如條辨云文王三分有二畢竟有一分不悅便說煞了細按此說有許多語病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

救於他人矣精義楊氏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

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

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按此方始勝之

言此以深惕之兩如字蒙引作假如之如看即集註若更

為暴虐若字蓋是承上文避水火也作轉語若作如似之

如便當添出正意不合語氣矣○或問小註而已矣之下

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分明是說○趙氏曰征伐之道當

取之而燕民不悅更着不得轉語

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

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

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

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

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

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精義尹氏曰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或問小註取之不聽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

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與此非真激於恤鄰之義不過借

誅其君弔其民是為政於天下底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千里畏入底根子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仲虺之誥葛伯

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按奚獨後予以上是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下是湯師已至而民悅之深本文起末兩引書詞中間自民望之至民大悅則孟子自言也民望之二句言望之切先引書辭而釋以已意也歸市者不止五句言悅之深先陳已意而後證之以書辭也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係辨湯之為政

於天下吃緊是天下信之一句蓋其平日太公無我之心自有服得人處若單靠臨時要天下信我也難響應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

虹見則止象引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按此言望之之切下乃言悅之變動也歸市者不止之深望雲霓正與若時雨降相照應變動也於塗耕者不變於野言其順民心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而無林毫之驚擾也

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湯未有天下而民固已后之由
於湯之誅其君凡皆所以弔其民故此言湯之所以七十為時雨之師而人有更生之慶也
里而為政於天下也按為政於天下是後面事其所以為政於天下只在民望民悅上見尚在

未有天下之先正與千里畏入相對照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

存疑今燕虐其民節要見得與上文湯所行相

反今燕虐其民與湯之征葛無以異也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與商民若木旱之望雲霓無以異也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與誅君弔民若時雨降者異矣故曰如之何其可也按蒙引謂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也若字只作設辭說統云若字作已然事乃指數之辭愚謂作設辭則語氣甚鬆說不得如之何其可也若

作已然則已殺已遷矣下節何又云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看來此時已肆行殘虐岌岌乎有必殺必遷之勢故危其辭以見出令之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不可不速耳

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

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

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集解固畏齊之強固字指平日

言齊為天下畏便與湯之取信天下不同畏強已有忌我之心倍地則益起入心之忌不行仁政又令人得執以為辭不曰天下之兵自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魚綺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按動字正與下字對動之由我則止之亦惟我然業已動而欲止之則難為力矣及其未動則止之如何可不速○動天下之兵喫緊處自在不行仁政但所謂仁政者正不止如下節云云下特為止兵之策耳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

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或問小註倍地之初而遂行仁政則天下之兵可以不動今天

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王速出令以下是代他畫一止兵之策無論天下之兵既動其義當如此即天
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問則猶可及止也如何止得
他日及其未發而止之自是孟子權宜作用○湯霍林曰
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沈無
回曰此正答其何以待之問只有置君而去一着然昔
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策相去遠矣却
舍此更別無可為○輯語末節原是正着只是大非齊王
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雙峯饒氏曰當時只是子
噲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

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

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

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

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畧無所

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逆止諸侯

之兵矣○南軒張氏曰置君後去此弭禍策也雖已失之

於初然使是心一回則人情猶可復天怒猶可解四方諸

侯亦將畏服其義而不敢圖矣此特如反手之間而宣王

人欲方熾不能自克故諸侯疾之燕人畔之比及一世而

燕昭主復先世之讐潛王卒死於難齊祀不絕如綫是其

取燕卒所以動天下○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

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

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

學以徇之哉

或問范氏之說深切而詳明矣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

何則可也

鬪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鬪鬪聲也

條辨魯大鄒小衆寡不敵故不成戰但其鬪之聲鬪然而已不曰魯與鄒而曰鄒與魯先之者

鄒也或曰此因主鄒事而言

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集解民莫

之死之字指有司非必無一人死於戰但不為救有司而死耳○民怨其上是民所以疾視之故然其意自在下節

○如之何則可穆公意中但知先民而不知為有司之自取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匹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

而殘下也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

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按孟

子語意都緊與上節相對照看穆公但知有司為吾有司而不知民亦為君之民也穆公但知死於戰者三十三人而不知死於凶年飢歲者幾千人也穆公但知民之疾視長上之死而莫之死而不知有司坐視民之轉死逃亡而莫以告也兩兩對照其為出爾反爾情跡豈不顯然○或問小註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此君不是也有司莫以告此又有司不是也是上慢而殘下也則兼君及有司○說統上慢殘下雖兼君及有司却側重有司上蓋君與民隔其所藉以上達其情者全在有司耳今君既擁府庫倉廩以自封民瘼全不關心而有司復坐視而不告是上之慢

有司致之也而下之殘有司成之也。○精言慢是不見不聞漫不關心處。只此一字不知殘害幾多民命。愚按此只專坐有司於本文語氣較合。○條辨有出必有反。出是一箇反。又是一個箇似尚隔却一層。曾子妙在下兩箇爾字。出爾即反爾。使入猛地驚醒。今而後三字固重喫緊。尤在得字。得反者慶之之詞也。○愚按今而後是惜之得反是慶之兼此二意。下君無尤焉句。越激得起。○此節先了却有司罪案。下乃歸重於君。○南軒張氏曰。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入上者不可斯須忘。凡檢身者亦當深體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此二句直從上文倉廩實府庫充下勘語清出首從以責成於君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

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

本之論也。○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說統上文定有司罪案。全在莫以告見得。然君無愛民實心。雖告何益。故此節把君行仁政說起。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承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司。○愚按親其上死其長。自是對針疾視長上說。但以長上二字謂專指有司。則亦太泥。上節註中以上謂君及有司。此節恐亦當如此看。蓋民愛有司未有不愛其君者。此自當統說。至謂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以死其長。○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

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聞去聲

滕國名

左傳孔疏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傳至文公厥後為宋所滅其地今山東滕縣

○考證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徐徽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給而脩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語本故

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紹聞編效死而民弗去此句深有

○此章言有曲折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豈必遽亡

○四書通不守義不

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

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

○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

○城池地利也民

敦復堂

不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慶源輔氏曰鑿池築城效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
 守死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而徒欲
 擇強者而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蒙
 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
 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遷與守而請其自擇
 蓋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仁山金氏曰小事大孟子嘗
 以為智而今乃云然人鮮不以為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
 非迂也蓋殆於二大國之間兼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
 怒又况事齊則必為齊所并齊豈徒為滕而却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
 必為楚所并楚豈徒為滕而却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
 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為可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
 文公不滅於齊楚而卒滅於宋則事
 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為得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仁山金氏曰薛在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薛
 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封
 靖郭君田嬰矣○四書釋地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
 取其地而城之也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
 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冢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
 客海大魚之諫乃輟至是齊復欲城夫孟獻城虎牢而鄭
 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考薛之
 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受封歷商及周享國最久三
 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
 之不祀先卜正而脣云哀哉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
 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幽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精義尹氏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
 告焉繼之以疆為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

強異乎太王矣。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趙氏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於邠詩篤公劉即遷邠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綿詩所言是也沮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綿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許為沮漆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窋奔戎狄公劉居邠太王邑岐文王邑郟又遷豐武王居鎬自稷至武凡七遷圖載羣書百考。按孟子引太王遷邠事特言其不得已只借此作一解說要滕文疆為善而已若說真

教他遷國圖存效太王之事便呆了。大抵孟子所語滕文須通前後三章看乃得其微旨。或問小註不得已句即伏下疆字。按不得已必先言非擇而取之者蓋自後世而觀高山荒作王迹肇基疑其有所擇而取之而不知當日固出於不得已也。此亦須對照下節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夫音扶疆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矢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平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

而俟命於天耳。

或彊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太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玉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紹聞編纂薛

偏勝也。告以太王之去之而勉以為善。為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為善也。苟為善承上太王避狄言。人苟能如太王脩德行仁有素。雖一時偏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只借太王作比例。苟字方說得去。又作一轉云理固如是。然君子創善業以垂統其心亦但求為可繼。若夫成功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統應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必有王者說俱以大槩言下方貼定滕文。言君之力既無如彼齊何。則但彊於為善而已。彊為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存非也。事

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垂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精義張子曰所為善故可繼續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為人無取法也。說統末

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編所當為所該者廣如脩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也。竭吾之力所謂彊為善也。力所不能謂天也。豈可微幸於其所難必哉。四書通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微幸。大凡微幸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覬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幸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微幸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顧宗孟曰事之六句正太

王綏敵之策預定遷國於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中出攻守機權才抹倒南渡議和諸臣不然牽馬獻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聲口

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也南軒張氏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

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保民之主也民心自
 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舉非德盛而達
 權不足以與此蒙引韓文公岐山操曰今狄之人將土
 我疆民為我職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予追
 母思我悲觀此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為自有入來
 君之不是命以從已之詞也夫民非后何戴后非眾罔與
 守邦而曰我往獨處爾莫予追其忍以積世之赤子而委
 之狄人哉如此乃屬其耆老而告之何為與之訣別古者
 君民一心况太王之於邠人直似父子親戚然明告以去
 邠圖存之意何嫌乎但亦非強之也此須以太王公正之
 心看之前此公劉之遷乃裏餼糧爰方啓行都是帥民而
 去太王乃欲奔其民而獨往情理俱碍下句不云乎我將
 去之便是有君也蓋當是時若不遷去則勢力不商成
 無君矣按情理固如此但太王當日非必顯然出諸口耳
 ○賀翳問曰大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曰不
 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此意尤好蓋不漠然舍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
 只說得不得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邑作邑也。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太王當日必

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山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誥至于岐下也。輯語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東

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可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徐辨仁人重平曰仁政深入乎人心非謂一時屬耆老數語遽能感動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或問小註或曰世守也須從先

世講來說得如許艱難鄭重則非身之所能為二句不擊自動矣。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

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

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

君者舉滅國為重。或問小註上是急於患難遷國以圖存此又是守正以狗國孟子通盤打算舍是更無別法。輯語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為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為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以效死為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未云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

之變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集註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敦復堂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講守常法

精義伊川曰衆人必當執禮法自太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禮者國君之職也

也大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太抵使人循禮法而已或問申之曰其曰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為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也

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朱子有義字應改作經字之說然集註終不之改者蓋守死自是義之正以義對權而言於擇而處之意自為尤穩

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太王是也守正而俟命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惟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太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

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

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

者

按滕文始而言事孟子則告之以守而極之於效死弗去繼而言恐孟子則與言太王之遷而引之於疆為善終而求免則危亡之勢益亟而僥幸之思益下矣孟子則仍與申言遷與守之二策而決計於滕君之自擇顧遷非苟竄以偷生守亦非束手以待斃觀邾民之從遷謂仁人不可失此豈滕文所能倉卒而遽得之民則所可自盡者仍不出首章之云守義愛民為所可為而已味前後語意所云君請擇於斯二者仍隱隱與首章則是可為也相照應中間疆為善則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攝前後作一章也

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

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語類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弱都主張不起。故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介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覬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君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可得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

按君已將出。有司豈得未知所之。倉特佯為不知者。而請問以沮其

出耳。○集解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強周旋意思。在臧氏讒口。方敢乘間而入。

孟子前喪父後

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

按何哉二字。乃突作驚駭之狀。輕身匹夫。本是閭主

所愧。倉即從此刺入。見得如此異數。除非為他是賢。然禮義必由賢者出。而孟子後喪踰前喪。其於禮義何如也。何哉。字一氣注下。儼然命以君無見焉。非其嬖之甚。何至無忌憚。乃爾。○西山真氏曰。小人之讒君子。必先探入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賢也。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見其意。乃以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非禮義。即非賢矣。而平公果惑其說。應辭也。○輯語凡言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此語應辭也。昏庸之

於嬖人始而愛完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懼而嬖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諾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懼一條辨臧倉無見之言方出而魯平之諾聲已隨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未詳而魯平衣衾棺槨之解甚透即此便看被他見之之情甚假而將見之聲口殊慢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人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由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集解公不三鼎士祭禮五

鼎大夫祭禮雙峯饒氏曰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

辭乃是折剝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上面士與大夫之禮蓋凡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舉以為言○蒙引樂正子亦善說謂其厚於母者時為大夫也非固獨致厚於母也其不得厚於父者時為士也非固儉於其父也所以破後喪踰前喪之說故平公應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美字應踰字蓋以棺槨衣衾人人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致固不問其為士為大夫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也故樂正子又釋之曰貧富不同也當其喪父喪具稱家之有無其家貧也非薄也及其喪母則所謂得之為有財不以天下儉其親也非踰也○說統因貧富為厚薄言外正見得是因時順理之禮隨事制宜之義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事不遇哉為去聲 沮慈呂

反尼女乙反 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說統臧倉之讒能止已駕之車而正子權可尼入而樂正子又歸咎之益重其權矣故孟子揭出天字非特以天自安所以抑臧倉者至矣。輯語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箇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缺望感激俱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入喫緊着眼又不可一齊抹倒也。困

勉錄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於倉固可無憾也即使一見關係於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焉於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命之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即以一見為行。○遇字比見字較深須是志同道合以心相遇非止乘輿一見便斗做遇也。○蒙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讀書錄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伯寮。○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精義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能也夫何怨尤之有。或問小註這章書見聖賢之出處自在天而不在人識得此意便覺一切怨尤都是着不得。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矣者有命修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或問申之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語

類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丟見他是如何
孟子平生太機會只可借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亦
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疎
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
只是做不得述朱孔孟明知道不行於時必皇皇周流明
知其人不足與有為必諄諄誨切無非盡其在我聽天所
命耳若逆計其時不可為而杜門不出逆料其人不足與
有為而不一姑試便與沮溺丈人同流大非聖賢心事

之意同。此章言聖賢之出處與非人之出處以天命

天也。此天字以稟賦言。爾書論孟子不承稟賦與民

性也。此天字以稟賦言。爾書論孟子不承稟賦與民

性也。此天字以稟賦言。爾書論孟子不承稟賦與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卷二終

